

鍾榮蒼譯

科馬格著

# 第二次世界大戰史

正中書局印行

科馬格著

鍾榮蒼譯

第二次世界大戰史

正中書局印行



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

版一臺本訂修月五年四十四國民華中

版六臺本訂修月六年六十六國民華中

## 史戰大界世次二第

元二 價定本基 冊一全

(費滙費運加酌埠外)

Henry Steele Commager 者 著

蒼 榮 鍾 者 譯

譽 元 黎 人 行 發

局 書 中 正 刷 印 行 發

(號十二路陽衡市北臺灣臺)

司 公 書 圖 成 集 銷經總外海

(號七街海北地麻油龍九港香)

店 書 風 海

(地番六五目丁一町保神田神區田代千都京東本日)

成 • (3696) 號九九一〇第字業臺版局 證記登業事版出局聞新

(500)

## 再版序

戰爭是人力與物力最大量的消耗，也是感情與智慧最高峯的表現。戰爭的記載，不僅可供作學術的研究，也可供作文學的欣賞。我們中國的「戰國策」和「三國演義」等書之所以使人百讀不厭，希臘大詩人荷馬以戰爭為題材的「奧德賽」之所以成為不朽的作品，也是這個原故。

科馬格氏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裏面充滿可歌可泣的故事，差不多都是隨軍記者或是親自參加作戰的人所寫的報導。科氏以巧妙的手法把各戰場的故事連接起來，成為一部完整的大戰史。我們讀這本書可以知道大戰的原因，過程，以及結果，而每次戰役更像電影一般呈現在我們的眼前。譯者着手翻譯，剛在南京炎熱的夏天，手上的汗一直流到稿紙上，把手也沾模糊了，然而還是不願停筆，為著書的內容太動人了，越譯就越要譯，真恨不得一口氣就把牠譯完。因此，這一部大戰史雖然不一定是不朽的作品，可是確是使人百讀不厭的。

科氏敘述第二次世界大戰，從我國的「九一八」事件說起，實在是一個正確的觀點。他認為民主國家當時不準備置戰爭的危險，互相懼怕與猜疑，所以國際聯盟對日本的侵略沒有作積極的制止，以致日本的侵略行動繼續下去，而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也就放胆相繼效尤，造成集體安全制度的崩潰，因而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那就是說：如果民主國家當時也像我國那樣堅定抵抗侵略，不採取綏靖政策，那慘絕人寰的大禍是可以避免的。我們雖然獲得最後的勝利，可是這次大戰死傷這麼多，破壞這麼大，我們不得不說是人類一件極不幸的事。可惜這血的教訓還沒有喚醒現在的民主國家。俄帝在大戰結束後不久就隨處侵略，而民主國家照樣採取綏靖政策，俄帝的侵略範圍也就越來越大。當張伯倫在慕尼黑出賣了捷克回到倫敦去，他說：「我相信我們的時候是和平的。」可是邱吉爾說：「英國和法

11452/11

國要選擇戰爭或是不榮譽。她們選擇了不榮譽。她們將來必有戰爭。」這句話後來果然應驗了。民主國家現在如果選擇不榮譽，則藉以維持集體安全的聯合國將來也會像國際聯盟一樣的崩潰，比第二次世界大戰更慘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也必然會爆發。歷史是否重演，那就要看民主國家如何抉擇了。

其實俄帝之爲患世界，民主國家不是不知道的。可是俄帝太狡猾了，她在德軍攻入國境，危急萬分的時候，就宣稱取消侵略世界的首腦部國際情報局，騙取國內民衆的支持和民主國家的援助。不幸民主國家沒有看出俄帝這個陰謀，以爲俄帝真正放棄侵略世界的政策，因而盡力援助，後來還和她締結雅爾達協定，以中國的重大利益，換取俄帝出兵攻日。實則俄帝對遠東早就有野心，即使不要求她出兵，她也會出兵。民主國家當時實在不應要求俄帝出兵，而是要防止她出兵。況且那時日本的物資已經用盡，空虛到萬分，不能再打下去，俄帝不出兵，甚至美國不投原子彈，日本很快也會投降。可惜美國的情報不確實，以爲要打敗日本，非再犧牲數十萬兵不可，以致造成雅爾達協定的大錯誤。及至大戰結束，美國又很放心地迅速復員，因此俄帝連對中國很不利的中蘇條約也不遵守，甚至發動侵略，美國也感覺難以應付。我們對俄帝的陰謀不勝憤恨，對民主國家認識俄帝的不足，不得不表示遺憾萬分。

我們中國遭受共產黨的禍害最早，也最多，因此我們知道共產黨最清楚，反共也最堅定。無奈美國爲共匪宣傳所惑，誤認共匪祇是一羣土地改革者，大戰結束後就要國民黨和共匪組織聯合政府，聯合不成，竟然完全停止給與中國的援助，還用共匪所常用的話語來打擊中國政府。在另一方面，俄帝違約把東北日軍留下的物資和軍火統統交給共匪，還暗中給與莫大的鼓勵。中國大陸之變色、我國政府當然要負責任，可是美國對華政策的錯誤也不能辭其咎。這個錯誤政策，不僅促成中國大陸陷入魔掌，還跟着結出韓戰這個惡果，美國在韓戰中用去的金錢比較大戰結束後答應援助中國政府的不知多

若干倍，而美國在韓戰死傷十多萬兵，那損失更非金錢所能計算。另一個惡果就是把遠東產米最多的越南北部關進鐵幕裏，使無數人民喪失了自由，還增加侵略集團不小力量。一個國家的決策者真是絕對不能經舉妄動，因為一個政策的影響實在太大了。好在我國政府在孤立無助的情況下，依然堅決反抗俄，保有台灣這個基地，使大陸同胞仍有恢復自由的希望，而太平洋防綫得以完整無缺，遠東也不致統統陷入侵略者的手裏。

由於紅色侵略集團的真面目逐漸顯露出來，民主國家也已經提高了警覺，隨時提防共產黨的陰謀，美國所採取步驟也較為堅定，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美國國會通過一個法案授權艾森豪總統以武力防衛台灣澎湖列島和有密切關係的地區，都是明智的措施。然而我們還是不滿意民主國家那種苟安的心理，因為其中有些政治領袖竟然接受共產黨「和平共存」的原則。我們認為共產黨的「和平共存」和日本軍閥的「東亞共榮圈」是一樣的。日本軍閥所稱的「共榮」，實在就是「我榮你不榮」共產黨所稱的「共存」，實在就是「我存你不存」。最近聯合國還有人主張台灣海峽停火，甚至主張兩個中國的存在。這種不顧正義，祇圖苟安的心理，簡直就是張伯倫心理的復活。我們不應以維持侵略者侵略後的現狀為滿足。我們不打敗侵略集團，即使這樣不合理的現狀也無法維持。歷史明顯地指出；侵略者非到了敗亡，不會停止侵略，而侵略者的敗亡是必然的事。日本軍閥，墨索里尼，希特勒，就是最好的例子。然而為着減少人類的痛苦起見，我們不應放縱侵略者，却應及早徹底予以消滅。

科馬格氏說得好：「在權力政治的境界裏，相同的哲學會產生相同的結果。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實在都是極權政治，為着達到政治的目的，都不得不奴役人民，侵略別國。民主國家不要再對共產主義國家存任何幻想了。我們擊敗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國家，祇是在世界永久和

平路上走了一半，我們再擊敗共產主義國家，世界永久和平才得以保持。

本書再版，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第十個年頭，想不到另一次世界大戰又在醞釀着。現在世界的局面還是千變萬化，然而我們深信共產黨這些惡人一定失敗，正如科氏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所作的結論：「因為他們否認人類的價值與人類的信仰，由於那個否認，產生許多結果，而引致最後的失敗。到了末了，那些對於人類的道德與尊嚴有信仰的人獲得勝利。」是的，我們一定獲得最後的勝利，可是共產主義國家比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國家更狡猾，更兇狠，我們要獲得最後勝利，非加倍團結與努力不可。我們別再上共產主義國家的當了。民主國家要消滅共產主義的禍害，挽救世界的危機，實在應先從援助中國收復大陸着手。我們不特要爭取永久的和平，也要爭取道德的和平與正義的和平，也祇有道德的和平與正義的和平才能保證永久的和平。

鍾榮齋寫於台北

民國四十四年二月

一 戰爭的由來………

集體的不安全——獨裁者的崛起——喪鐘響了——戰爭

二 歐洲的浩劫………

交戰國——波蘭——芬蘭——假戰爭——丹麥與挪威——低地國家——鄂和克——法國的淪陷

三 英國單獨作戰………

閃電戰——最好的時候——大西洋的生命線——租借法案

四 地中海的戰爭………

英國控制了海洋——沙漠與山地的勝利——巴爾幹的恐怖——失敗——埃爾阿——拉米因——侵犯——一枝軍隊的死亡

五 由維斯脫拉到窩瓦河………

進攻蘇聯——歷史上流血最多的前線——莫斯科之役——游擊戰與焦土政策



列寧格勒——敖德薩與塞把斯托波爾——斯達林格勒

## 六 太陽出來了

[illegible]

六五

珍珠港——南海——巴丹——威克島——新嘉坡——爪哇海——保衛澳洲——中途島——緬甸的退卻

### 七 歐洲佔領國的還擊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一〇九

他們尊榮的標幟——波蘭——挪威——比利時——法蘭西——南斯拉夫

八 爲惡終食其報

[illegible]

三二八

# 劇烈的鬭爭——猛炸德國

九  
去掉一個還剩兩個

因有：……

...

西西里與投降——薩勒諾到那不勒斯——向前邁進——喀辛諾與安濟奧——羅馬與佛羅倫薩——哥德防線

十 由窩瓦河到奧德河

[illegible]

三八六

蘇聯力量的提高——由摩爾曼斯克到波斯——大進攻：列寧格勒——奧勒爾與卡爾科夫——由高加索到塞瓦斯托波爾——蘇聯的解放——攻進德國

十一 由登陸日到勝利日……二九八

大舉侵犯——登陸——瑟堡與凱恩——英國的第二次戰役——攻破德國的防線——巴黎的解放——由南面的侵犯——攻進德國——巴斯春之役——渡過萊茵河——我已經走完人生的路程了

十二 太陽下山了……三四七

瓜達康納爾——阿留申羣島——新幾內亞——塔拉瓦到塞班——打回去——琉璜島——大琉球島——緬甸——雲彩之上與海洋之下

十三 勝利……四〇〇

意大利戰事的結束——德國戰事的結束——日本戰事的結束

參考材料

## 戰爭的由來

### 集體的不安全

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還沒有天亮的時候，像雲彩那樣的轟炸機和戰鬥機，向東飛到波蘭的上空，在無助的城市與鄉村，在飛機場、鐵路、橋樑與工廠，投下死亡與破壞。強大的穿着灰色衣服的軍隊，由東普魯士、普馬里尼亞、西里西亞與斯洛瓦基亞，擠過了邊界，走進倒楣的國家。最大的戰爭在進行了，這個戰爭到了末後，把全世界也捲在一堆大火裏。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大戰留下來不可救藥的創傷，這正在醫治的一代，為什麼還允許這個第二次而更可怕的大戰來臨呢？

原因就是戰前的幾年，集體安全制度崩潰了，而且產生了國際間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的無政府狀態。

民主國家對於道德上無政府的危機，是沒有準備的，可是集體安全的崩潰，並不是突然而來，或是毫想不到。牠的原因是起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跟着而來的政治和經濟的重新調整。在戰前的幾年，真正安全確實很少的，可是和平還是存在，大家還承認條約的神聖，以及維護和平與保持國際公法的必要。在一九三〇年間，國際公法已經被廢棄，和平也已經被動搖了。

民主國家，上次大戰的戰勝國，其實可以強制條約的履行，與和平的保持。他們祇要採用合作的

積極政策，以作戰那種熱心和有力的行動去解決和平的問題，他們是可以做到的。可是他們卻祇尋求自己的安全，祇讓唯一有效的國際安全工具——國際聯盟——陷於無用與受蔑視。他們自己安慰自己，相信亂子可以藉着武力的放棄而避免，卻採用一種名叫綏靖的政策。

### 獨裁者的崛起

如果民主國家願意讓條約和國際公法失效，那麼，非民主國家就準備廢棄和蔑視牠們了。渡過海洋的那一邊，普通的美國人和英國人，並沒有注意到，那裏已經興起了對和平、法律、最後對美國的安全，一種新的威脅。這就是極權主義，好像意國、德國、日本的政治組織所表現的那樣。極權主義的要義，就是把所有個人或社會的利益，附屬於以國家來代表的主子民族的利益；牠的目的就是把世界分做勢力範圍，由主子國家來管理；牠的手段就是任意使用武力。墨索里尼已經在一九二二年把意大利成立了一個極權的國家。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做德國的總理，盡力仿效意大利的模樣。日本已經長期使用專制主義，向這些歐洲國家借用的手段與技術還多過牠所借用的哲學，也很快成為盟邦了。

極權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或後來訂條約失敗的國家，或是在戰前有了經濟崩潰與社會擾亂經驗的國家，已經發展起來了。這些國家不滿足的領袖，對於民主的程序，用於國內的改革，覺得好像太慢與無效，而國際公法的遵守與和平的保持，又等於默認聲明為不公道與不平等的現狀。極權主義答應統制各方面的經濟，限制一切社會活動，來服務國家，同時壓制抗議與不同的意見，集中國家全部力量來擴充與增大。牠答應解決國內的困難，逃避國際上的義務，最後建立權力與繁榮在世界新秩序之上。限制是以自由的代價得來的，而民主並沒有防止到那些以自由是危險，以民主是落後的人。擴充的政策會進入一個無法的時代，而戰爭對於那些以為法律是壓迫他們的工具，以為戰爭是絕

對有好處的人，不會感覺到沮喪。民主國家的人民多年來並沒有覺得極權的哲學對於世界的和平是一種威脅，對於基督教文明與人類與生俱來的尊嚴一種挑戰。

### 喪鐘響了

近三十年的初期，第一個極權國家覺得有充足的力量出來攻擊一下了。日本，在門戶開放政策與九國公約的限制之下，已經長久不安本份，決意在遠東建立她的勢力，到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就着手侵犯中國的東北各省，粉碎了中國的抵抗，一年之後，便成立了「滿洲國」傀儡政府。美國提出抗議，國際聯盟譴責這種侵略，可是日本不理美國的抗議，退出國際聯盟，準備擴展她的征服。

在別些不滿意的國家，這樣的事情也發生了。二十年來，德國與敗後的經濟崩潰和社會擾亂相搏鬥，雖然英國和美國合作來改善她的情況，可是到了一九三〇年，危機到了頂點。德國的民主好像不能應付這個危機，然而希特勒和他的國社黨答應拯救德國脫離經濟的危機，逃避凡爾賽和約的「奴役」，團結全德國民族在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之下。在一九三三年，年老的興登堡總統被勸委任希特勒做總理。在幾個月之後，所有反對黨的領袖都關在監牢裏，國社黨就緊緊地把整個政治與軍事的機構。希特勒很快地鞏固他的地位，以便實現他的諾言。爲着要把德國造成世界上最大的陸軍國，他退出日內瓦軍縮會議與國際聯盟，而盡力擴充軍備。

到了一九三五年，希特勒覺得德國的力量已經很够，還充分地相信民主國家軟弱無能，於是公開地發動侵略了。在那一年的一月，凡爾賽和約規定舉行公民投票，把薩爾退還德國。希特勒用過那個和約兩個月之後，就宣告廢棄，承認德國已經非法地建立了空軍，還公開地再採用強迫徵兵制度。歐洲簽字在凡爾賽和約的國家，面臨着這種既成的事實，可是由於互相不信任，和懼怕共產主義的蘇

聯，竟然默認了，英國還簽訂新協定，答應德國建設她的海軍達到英國總噸數百分之三十五，對於潛水艇那就更是寬容。

早在 一九二七年之初，墨索里尼宣告一九三五年是歐洲歷史的轉捩點，答應意大利人到了那個時候：『我們的意見將爲人所重視，我們的權利也會爲人所承認了。』墨索里尼以爲重建古代羅馬帝國的時間已經成熟了。阿比西尼亞阻隔了意屬利比亞到意屬索馬利蘭的去路，而且是著名資源豐富，兵力薄弱，好像是最容易開始受犧牲的一個國家。在一九三五年之初，墨索里尼勸告滑頭的法國總理賴伐爾，答應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亞。到了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間的冬天，征服的工作就完成了。阿比西尼亞國王西拉塞向國際聯盟伸訴，經過厭倦的辯論之後，決定譴責意大利爲侵略國，還核准了針對意大利作軍火、信用與商業的封鎖。可是意大利本有充足的軍火，而商業封鎖又把銅、鐵、鋼與汽油除外，簡直是一個笑話。顯然地，國際聯盟是軟弱無能的，而法國和英國寧可採用緩靖政策，却不願意作比較榮譽一點的抵抗。在三月七日，當阿比西尼亞完全被征服之後，墨索里尼同意「原則上」付諸仲裁；同一天，希特勒就廢棄他曾經答應遵守的洛卡諾條約，命令他的軍隊開進不設防的萊因地帶。

在權力政治的境界裏，相同的哲學會產生相同的結果。德國與意國對於條約與國際公法的義務都無所可否，對於國際聯盟與民主國家都一樣地輕視。這兩個極權國家志趣相同的結果，產生了近代歐洲與近代民主在歷史上最大的一個危機——西班牙內戰。西班牙人民不安於無能與壓制的獨裁統治，在一九三一年，推翻了他們衰老的君主，宣佈共和。跟着的幾年，由於極端保守與極端激烈兩派的衝突，發生了擾亂。一九三六年無決定性的選舉給人民陣線聯合政府統治了國家，可是反動集團還是得到教會、大地主、尤其是軍隊的支持。稱爲國家主義者的這些反動集團，由於意國和德國答應支持，

提高了反叛的地位，到了一九三六年的仲夏，西班牙就爆發了劇烈的內戰。這次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關係，就好像一八五〇年坎薩斯的鬭爭與美國內戰的關係一樣。

雖然西班牙的共和政權，在美國人的意識裏，並非民主的，雖然牠顯明地不能維持秩序和保障自由與財產，可是如果牠失敗了，民主會遭受嚴重的打擊，而反動與無法的勢力會得到非常的勝利。納粹德國與法西斯意國看清楚這一點，立刻就把自己這方面。英國和法國的政府看不出這次戰爭的含意，或許恐怕干涉會擴大衝突，把整個歐洲也捲進去。祇有蘇聯積極地支持保皇黨，可是幫助得很少；而牠的支持，都認為要推行共產主義，更鼓不起胆怯的民主國家政府的勇氣。所以當德國與意國，派出成千的飛機，成萬的「志願兵」，運出許許多多的軍火，到國家主義者的陣營，英國與法國還是採用近視的與不英雄的干涉政策，而美國的國會通過了對於兩方面軍火運輸的封鎖。這種不同的政策，最後就決定了戰爭的結果，國家主義的獨裁在法朗哥領導之下樹立了起來。民主國家非難共和的西班牙失敗與解體；極權國家認為那是她們的一面的勝利，因此得到一個同盟國與盛大的聲譽。

現在再談談日本罷。日本在「滿洲國」初步成功之後，跟着就侵犯熱河，更進一步要把整個華北也奪過去。可是這種企圖後來證明無效，在一九三七年的七月，日本發動「中國事件」，結果把遼東捲入長期戰爭。一個忽促召開的國際會議，正式確定日本是一個侵略國家，可是這個宣告並沒有跟着來個積極的行動，而英美兩國還是繼續把汽油與廢鐵等作戰資源運給日本。挾着絕對優勢的軍火，日本人得到一次勝利又一次勝利，佔領華北的大部分與所有重要的海港，還準備隨時攻進越南與暹羅，祇要他們覺得有這個政治上的需要的話。中國人在英勇的蔣委員長領導之下，退到內地去，屢次阻滯了侵略者的行動。他們從美國與英國那裏得到了同情，一點少許的供應品，和一點微小的貸款；祇

有蘇聯在他們的生存而作戰的時候，給與他們種種切實的援助。

極權國家的勝利的模型與威脅已經夠清楚了，可是民主國家不準備冒戰爭的危險，繼續採用綏靖政策。納粹德國趁着她們兵力的薄弱，她們互相的懼怕與猜疑，和她們精神上的胆怯，迅速地與勇敢地出動，去創造「新秩序」，使德國統治全世界，而德國人民做「主子民族」。希特勒在他把握政權的初期，就確定了三個大目標：把所有日耳曼民族也納入大德國裏，統治中歐與到中東的去路，樹立一個極權主義的柵欄，以防共產主義。一九三六年，他就締結了「羅馬——柏林」的軸心，還有一個反共同盟，不久就包括了日本、西班牙、與匈牙利，那對於極權主義是一種尊敬，也是對於蘇聯一種恫嚇。希特勒得到這個新同盟的保障，同時對於他所建立的軍事機構的能力有了信心，還有因為英法政府的沮喪與蘇聯的孤立而更加鼓起勇氣，於是進行一種擴充領土的政策。

奧國是最合理開始侵略的國家；她面積小而無國防，她的人口大部分是日耳曼民族，她位於意大利去路要點，而且在捷克的旁邊，還有；由於她的奪得可以做再進一步擴充領土的試驗。在一九三七年，希特勒就決定必須與奧國聯合起來，第二年的二月，他誇耀德國的力量，答應叫國境外一千萬日耳曼民族回到德國。第二個月，侵略就開始了。當英國和法國舉行無效的會議，墨索里尼躲避起來，納粹第五縱隊在奧國就控制了軍隊與警察。有膽量的奧國總理許士尼革抵抗納粹的侵略到底，結果也要退位，在三月二日的晚上，德國的機械化部隊就擁過了邊界，佔領了那無助的國家。兩天之後，奧國和德國的聯合就正式宣告。德國不發一彈就增加了七百萬人口，建立她的邊界在伯里米亞山隘，與捷克為鄰，還在蘇聯與法國之間築起有效的柵欄，證明了她的「恐怖戰術」的成功。

在民主國家受了這個震撼還沒有恢復過來之前，希特勒又準備第二次的打擊了。這一次的收穫甚至還大一點。捷克是在德國旁邊，伸到多瑙河流域；她富於資源與工業；她的陸軍和空軍是相當強



大，可是不足以抵抗德國；她是激頭激尾的民主國家，所以對於極權主義的自負簡直是一種有力的譴責。在蘇台區，沿着德國的邊界，住着三百萬左右的日耳曼人。希特勒準備要求捷克割讓蘇台區，可是要達到這個要求是有一點冒險的。因為捷克大家都以為有強大的朋友與同盟國。法國對於她受着最莊嚴義務的約束；英國與美國——她們對於她的建設幫了大部分的忙——對於她很有感情。在一九三八年春天和夏天，希特勒忽然兵臨捷克，同時對於英國和法國施以恫嚇與欺騙。他的技巧成功了。在九月初，他要求馬上割讓蘇台區，英國政府勸捷克接受。捷克給她的朋友丟棄了，祇好屈服。危機看來也像過去了。可是顯明地希特勒不想要這樣的非戲劇性的勝利，因為他拒絕等候公民投票的結果，或是遲緩的仲裁，却堅持馬上而完全的投降。英國首相張伯倫決意以任何代價避免戰爭，飛到希特勒的伯特士葛丹別墅，要求遲緩一下。這個呼籲好像成功了，可是當捷克的總理下尼士答應抵抗侵略，一個新危機又起來了。這一次，張伯倫與法國總理台拉第又跑到希特勒的坎諾沙那裏。在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九日至三十日的慕尼黑會議英國與法國丟棄了那個小民主國家。『我帶給你們榮譽的和平』，張伯倫回到倫敦說：『我相信我們的時候是和平的。』可是邱吉爾說：『英國和法國要選擇戰爭或是不榮譽。她們選擇了不榮譽。她們將來必有戰爭。』這個診斷是對的，預言也是真的。

因此，到了一九三八年，集體安全的制度完全崩潰了。極力以民族界線與公民志願來解決領土的一九一九年凡爾賽和約已經被廢棄了，國際公法被藐視了，諾言也不守了，國際聯盟也變為軟弱無能，權力可以造成成功的主義也勝利地證實了。強橫、奸詐、暴力證明了比較正義還有力一點。阿比西尼亞、西班牙、中國、奧國、捷克，都是輸流犧牲在民主國家的緩靖政策之下，直至大家也明白那個政策已經破產為止。『如果我們要戰，』張伯倫對於捷克的危機說：『那個戰爭一定比這個大，』在美國也像在英國與法國一樣，千千萬萬人也這樣的響應着。可是在三世紀以前，一個英國傳